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43
7 April 1987
CHINESE

第二七四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4月7日星期二，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 <u>主席</u> ： | 茨韦特科夫先生 | (保加利亚) |
| <u>成员国</u> ： | 阿根廷 | 德尔佩奇先生 |
| | 中国 | 李鹿野先生 |
| | 刚果 | 巴勒先生 |
| | 法国 | 布朗先生 |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
| | 加纳 | 格贝霍先生 |
| | 意大利 | 布奇先生 |
| | 日本 | 菊地先生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蒂默伯耶夫先生 |
|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沙利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伯奇先生 |
| | 美利坚合众国 | 伯恩女士 |
| | 委内瑞拉 | 帕冯一加西亚先生 |
| | 赞比亚 | 祖泽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0348/A

下午4点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3月25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8765)

1987年3月31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8769)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前两次会议上就这一项目所做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布尔基纳法索、加拿大、古巴、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牙买加、科威特、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应主席邀请，多斯特先生(阿富汗)、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莫希尔丁先生(孟加拉国)、巴罗先生(巴巴多斯)、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拉贝尔吉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比弗特先生(加蓬)、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戴斯古卜塔先生(印度)、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阿布拉桑先生(科威特)、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本努纳·卢里迪先生(摩洛哥)、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阿斯多加·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加巴先生(尼日利亚)、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卡瓦里先生(卡塔尔)、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阿卜杜先生(苏丹)、库阿西先生(多哥)、梅斯蒂里先生(突尼斯)、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裴春宁先生(越南)、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2740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740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圭亚那代表的一封信，其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邀请该代表团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在安理会议事厅一旁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成员收到了第S/18785号文件，其中包括阿根廷、刚果、加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赞比亚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

第一位发言的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伯尔吉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我们相信，你的外交技巧和智慧将使你在今后几周里履行你的职责时取得巨大成功。我也要代表加拿大感谢和赞赏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他以高超的技巧主持了3月份安理会的审议。加拿大也希望祝贺自从1985年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论坛发言以来承担起安全理事会职责的国家，并感谢那些离任的国家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利益进行的服务。

正如本机构成员所清楚了解的那样，尽管我们不是成员，加拿大非常仔细地挑选我国代表在安理会辩论中发言的场合。加拿大坚信，为了在必要时能够果断、有效和迅速行动，安全理事会必须尽力集中辩论内容，首先要避免成为大会休会期间的大会。

尽管这样，在有些场合，出于国家或国际责任的原因，在这个论坛上发言是重要的，超越了我刚才提出的保留意见。主席先生，加拿大感谢你 and 安理会给我们参加今天辩论的机会。众所周知，加拿大是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之后建立的西方接触小组的成员。我们来到这一场合从某种方面完成了一个循环，因为小组的其他四个成员从1978年至今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坐在这同一议席周围。

我也以某种程度的遗憾、实际上是沮丧和甚至是愤怒的心情提到这一历史事实。这一事实指出了加拿大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长达8年之后，纳米比亚问题仍未解决的失望。我们一再表示清楚和明确地反对绕过纳米比亚解决方案唯一得到国际接受的基础的所有企图。然而，压倒一切的事实是，南非蔑视国际社会，在纳米比亚不采取行动，无视作为联合国基础的原则。加拿大是英联邦的成员，英联邦已经清楚地表明，不能忽视南非继续拒绝拆除种族隔离和停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对邻国的反复侵略行动所构成的挑战——或只是污辱。

与其它英联邦成员，特别是前线国家成员一起，加拿大继续迫使南非铲除种族隔离和停止非法行为。我们采取强烈和具体的行动表明，比勒陀利亚的顽固将是代价高昂的。我们明确指出，除非南非真正开始结束种族隔离的所有表现形式，将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加拿大的目的是要说服南非政府，在为时未晚之前即现在便进行这些必要的改革是对其最有利的。

如果我们现在的结论是为了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进行了7年谈判之后仍然是没有任何进展，这可使人太沮丧了。实际上，大约18个月前我们最后一次在安理会发言时唯一正式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为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确定日期。

可惜，正如秘书长在几天前他出色的报告中清楚地指出的那样，当南非最后终于确定日期时，这一日期与无关的局外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拖延战术根本不能接受，其真正意图昭然若揭：就是要永久维持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控制。我们与秘书长一样感到遗憾，尽管他为确保消除纳米比亚独立的现有障碍作出种种努力，事情未能象我们期望的那样发展。

南非多年来坚称，联合国在为纳米比亚独立进行努力时采用的是徒劳和对抗性的战术。恰恰相反：正是南非不断阻挡进展和持续加剧局势。对自己的邻国发动无端的武装进攻是對抗性的。不尽期的拖延战术和建立旨在挫败纳米比亚大多数人民意愿的所谓临时政府才是真正徒劳甚至是敌对的政策。

我们必须集体地向南非表明，它的这类行动只能再次表明它对联合国与世界舆论的蔑视，这不会给南非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使国际社会更加坚定地决心制止这种行动。

如果南非试图以某种歪曲的逻辑，借口外国干涉是南部非洲和平变化的一个主要障碍，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比勒陀利亚政府，在世界那一区域外国干涉的主要表现是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种占领实在持续太久了。

纳米比亚是未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纳米比亚早就应该获得的独立，应该是南部非洲和平变化的具体证明。尽管在过去的七年中发生了种种的事情，加拿大仍然相信第435(1978)号决议是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可行的基础。我们仍然认为，在执行这一方案的一切努力中接触小组依然有着它的作用，进而我们愿意继续接触小组。但是，我们也不能掩饰对缺乏进展的失望。然而，我们的遗憾安慰不了被长期地剥夺了自己应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和人权的人们。在1978年联合国达成协议到今天的长时期之后，纳米比亚人民比我们更有理由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不得不天复一天地忍受南非的镇压与恫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不应由我们向安理会提出一套新战略。但是加拿大将继续敦促南非着手进行真正的社会变革，在实现纳米比亚充分、合法独立的过程中进行合作，停止对邻国无理和侵略的行为。

在这方面，我回顾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阁下1985年10月在大会上的讲话：

“如果南非不出现根本的变化，我们将要对这个国家及其压迫政权实行全面制裁。如果取消种族隔离的努力毫无进展的话，我们可能不得不完全地断绝与南非的关系。”

他几周前访问南部非洲，亲眼目睹了由于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暴力对脆弱的经济构成的威胁，再次重申了对前线国家的支持。他同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的领导人讨论了这些前线国家与南非的具体问题。我国总理保证尽一切努力帮助这些国家获得一个和平、繁荣的未来。他甚至宣布决心增加对这一区域面临问题的国家的援助。而且，他宣布了一个向莫桑比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方案。

在这些努力中，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说服南非政府面对现实。我们并不打算造成南非经济崩溃。在没有把有关的问题看得过分简单的情况下，要求制裁的国家关于制裁是让南非政府看到世界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憎恨的具体表现的说法是正确的。制裁将告诉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世界各国愿意采取行动。我们强烈地希望，各国对南非继续一致施加的压力将能尽早使那一国家认识到它不能继续无视现实。

加拿大认为，安理会现在应该明确无误地告诉南非政府，国际社会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南非必需立即行动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让这一苦难领土上的人民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和障碍的情况下，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基本权利。

如果南非继续拖延，我们必须把其后果说得一清二楚。我们希望纳米比亚能在今年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方案，真正地迈上独立之途。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布朗先生(法国)：主席先生，自本月开始以来，我们大家都目睹你的干练。我们看到你以用你的权威和杰出的风度代表贵国保加利亚。我深信，在你的主持下，我们安理会的工作将继续在最良好的气氛中进行，并将取得丰硕成果。

我要借此机会，向阿根廷代表德尔佩奇先生再度表示感激，并赞扬他出任安理会主席时所显示的卓越才华。

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问题的这场新辩论说明各国对这一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毫无进展的局面日益关切。

纳米比亚迟迟得不到独立是我国政府严重关心的问题。我国政府同情和敬佩的纳米比亚人民依然无法享受自己的权利。他们正在遭受一种外来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局面的苦果，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发言权。

纳米比亚和该区域内最近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再次表明，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区域稳定的必然威胁。

安理会的所有成员都知道法国积极地参加国际社会寻求纳米比亚问题解决的努力。我国政府愿再次最有力地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第385(1978)和435(1978)号决议。这两项决议提出了联合国方案，依然是纳米比亚问题最终解决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

法国一再表明自己致力于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这些决议，法国政府正是本着这一精神谴责南非当局1985年6月在纳米比亚设立一个临时政府的行动。法国认为，这一决定的后果是完全无效的，该决定是违背了联合国的解决计划的。

同样，1985年6月法国积极参与制定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旨在再次参加国际社会努力寻求解决这个问题。法国对这项决议投赞成票，同时也希望以此表明它要努力采取措施诱导南非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同意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我重申，法国赞成立即执行联合国计划。经过我国作为接触小组其中一员参加的艰难的谈判之后，执行计划中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1985年11月南非宣布选择一种选举制度来进行第435(1978)号决议所要求的选举，从而消除了最后的障碍。

然而，尽管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就此得到解决，但是，由于南非提出把古巴从安哥拉撤军同执行解决计划联系起来，目前的局势仍然陷于僵局。联系的做法是无意义的，法国一直支持安理会的决议反对这种联系。安理会的成员都知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得不暂停参与接触小组的活动，因为它的任务并不包括这个同执行联合国计划毫不相关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为完成联合国计划的进程所做出的努力，他在最近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估价：

“古巴军队驻扎在安哥拉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应当由直接有关的方面在其主权范围内加以解决。”(S/18767.第32段)

人们已经提出一些打破僵局的建议。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借这次辩论的机会再次向南非政府发出呼吁。南非的顽固态度对纳米比亚独立所造成的拖延只会使解决其严重的内部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现在南非应当最终同意真正遵守其国际义务，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打破纳米比亚问题的僵局。

法国方面仍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法国政府已经表明决心，要针对南非采取

措施，包括使其遵守第566(1985)号决议的措施。法国将继续采取所有适当的行动，对南非施加压力。最后，法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协助完成这一进程，让纳米比亚实现得到国际承认的独立。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我祝愿你在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工作顺利。我们都非洲熟悉你的外交才干和奉献精神，我们相信，在你的主持下我们的工作将取得成果。我向你保证，阿根廷代表团将给予全力的合作。

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代表上个月进行的合作，以及他们对我担任三月份安理会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因为自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以来我们一直没能执行该决议制定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领土承担了法律责任，并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制定了一项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该计划仍然是国际上同意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

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的南非宣称愿意进行合作，执行这项计划。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南非在温得和克设立了一个被安理会第566(1985)号决议宣布为非法、无效的临时政府。

1985年11月执行联合国计划的所有有关条件得以解决。正如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有关各方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第439(1978)号决议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的代表比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秘书长还提请我们注意他提出建议：南非政府应当尽早确定停火和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日期。在这方面，秘书长告诉我们，由于南非提出的条件，它的答复并不能成为执行这项计划的有效基础。实际上，种族主义政权对该建议的答复坚持强加同联合国计划毫不相关的先决条件，安全理事会早在第539(1983)号决议中就指出，并且在第566(1985)号决议中重申这种先决条件是不可接受的。

南非政府的这一立场表明它企图继续对纳米比亚领土实行非法的殖民主义占领，把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这块领土，并且迫害得到大会承认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人。

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一立场，我们理所当然同其它不结盟国家一道表明我们的挫败感，并且一道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具体的行动。现在，南非应当采取一种真正建设性的态度，并且就遵守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作出具体、正式的承诺。

结束纳米比亚的悲剧、最后彻底根除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国际社会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项目。安理会通过第566(1985)号决议，呼吁会员国对南非采取自愿措施，并且警告南非，如果它拒不合作，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考虑根据《宪章》包括第七章的规定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此作为进一步的压力迫使南非遵守这个机构的有关决议。

阿根廷共和国在这个论坛上一再谴责南非政府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认为它是在持续进行一种不能接受的毫无道理的反历史潮流的殖民地状况。

因此，我们认为，制止南非的这一政策以及促使南非政府改变其态度是安理会不可逃避的责任。 该政府不但远没有遵守联合国有关这一问题以及种族隔离政策的决定，反而加剧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扰乱国际和平与安全，以此向国际社会进行挑战。

根据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安理会应该要求执行安理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 我们认为，鉴于南非态度顽固，安理会应该采取包括《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以实现它的目标。 这将表明，确保纳米比亚独立的政治意愿是存在的。 正因如此，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联合提出一份决议草案由安理会决议对南非应用广泛和强制性制裁。 我们希望，安理会其他成员能够理解这一倡议的目的，并予以支持。

我国代表团坚定地希望，安理会能够找出朝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向迈进、并考虑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国意见的办法。 这种解决必须包括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承认该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尊重该国的领土完整，让该国行使利用自己自然资源的权利。 安理会必须不遗余力，直到一个公正、民主和平等的社会在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成立。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劳滕施拉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这一崇高职务。 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相信，你的经验和你著名的外交才能将使安理会的审议得到良好的指导。 与此同时，我还要向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由衷地赞赏他有效和友好地主持了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

安理会再次根据请求举行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我国代表团对仍然有此必要感到遗憾。 八年多前，当时为安理会成员国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帮助起草和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并从那时起一直赞同执行该决议。 国际社会一致同意，该决议是纳米比亚实现其受到国际承认的独立的唯一基础。

当时，南非也表示同意该解决方案。秘书长在3月31日的报告中指出，当1985年11月就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设想的选举代表比例制度达成一致意见时，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因此，该决议更没有必要至今未得到执行。早就应该执行该决议了。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必须不加任何拖延地加以实现。确实，这一权利与任何枝节问题无关，必须象秘书长在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刻不容缓地加以实现。

南非继续违反国际法，占领纳米比亚，这是不能接受的。同样，争取纳米比亚解放的斗争继续使许多人丧失生命，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联邦政府同样谴责南非武装部队以纳米比亚为基地，非法袭击邻国，特别是安哥拉的领土。联邦政府再次敦促南非不要采取这种进一步危及整个区域稳定的行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立场一直是、今后也将是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它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在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各种场合多次加以表述。今天，请允许我重申几个关键的要点。

多年来，特别是自1976年被选为安理会的成员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直在促使早日使纳米比亚过渡到独立。为了加快这一进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了建立接触小组的工作。该小组了制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听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说，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是进一步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进行努力的基础。然而，如果没有接触小组的活动，这一基础就不会存在。因此，令我们感到尤其不安和悲哀的是，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居然指责接触小组成员的活动毫无诚意，仅仅是维护现状的策略而已。我们坚决拒绝这些不真实、不幸的指责。

作为联合国解决方案的共同制定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支持所有建筑在该解决方案基础上、旨在实现该计划以建立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有希望的努力。联邦政府坚决拒绝一切旨在削弱或改变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解决办法的努力和企图。联邦政府尤其不承认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的临时政府。和其他人一样，我们曾在安理会宣布，该临时政府完全无效。在1986年9月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联大上，当时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主席的一个共同体成员国代表我们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宣言。

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有关召开多边会议以参加安理会这一系列会议的请求。我们从原则上认为，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够向安理会提供有关审议问题的资料，就应该给他一个这样做的机会。然而，第三十九条规则只适用于个人，而不适用于组织。而且，多边会议与被认为完全无效的纳米比亚过渡性政府密切有关。因此，不能对这一请求采取行动。

联邦政府呼吁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联邦政府反对使用武力和侵犯人权，不管是哪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在发言中特别提到我国政府的政策。我已经阐述了我们一贯的明确立场，我对此没有任何要补充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承认历史形成的对纳米比亚的责任。然而，如果有人暗示不幸和令人遗憾的历史事件与我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有着联系，那只能被认为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没有道理的。

联邦政府保持和促进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所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对话。联邦政府要求所有有关方面力求相互和解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使纳米比亚人能够和平地在一起生活。

1986年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对南非采取了限制性措施，目的是向其政府发出明确的信号。不过，联邦政府并不认为对经济和商业来往实行全面限制是迫使南非政府朝预期的方向发展的适当措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联邦政府认为制裁不利于加速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因此，联邦政府坚持认为，欧洲共同体于1986年9月16日采取的措施不可能有损于纳米比亚。联邦政府认为，胁迫性措施不仅不会促进预期的和平发展，反而只会促使对抗加剧和强化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

出于历史原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别致力于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我们赞扬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努力，并感谢他1987年3月31日所作的报告。我们赞赏他的特别代表，前线国家、非洲统一组织以及接触小组的其他成员所做的工作。我们将与他们一道继续为早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而努力。我们将继续在欧洲共同体和双边范围内支持南部非洲协调发展会议成员国，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力量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以第435(1978)号决议为基础的解决计划为纳米比亚按照我们大家的心愿走上独立之路创造了一切条件。我们再次呼吁南非政府最后撤除它在这条道路上设置的障碍，遵守自己的诺言，再也不要反对国际社会的明确意志。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李鹿野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相信，您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安理会完成四月份的工作。我还愿借这个机会，对您的前任德尔佩奇大使阁下干练地引导安理会完成三月份的工作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纳米比亚人民迄今仍未能行使其自决权利，纳米比亚迄今仍未能获得独立，责任完全在于南非。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一直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作为急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审议。1978年安理会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早日实施该决议批准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是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为此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西南非人民组织和非洲前线国家也给予积极的配合，而南非当局却以种种借口百般加以阻挠。大家都知道，1985年底经过各方的努力，关于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已获得解决，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理应立即执行。但是南非当局却又节外生枝蛮横无理地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从而使纳米比亚问题至今不得解决。

南非当局坚持这种“联系”是故意为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设置障碍。众所周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是一回事，解决古巴从安哥拉撤军问题而又是一回事，把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只能使纳米比亚独立问题更加复杂化，延迟该问题的解决。对此无理主张，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安哥拉政府都强烈反对。安理会也通过决议明确予以拒绝。联合国秘书长在最近报告(S/18767)中也明确指出他“既不承认联系解决这个先决条件的合法性，也不接受它为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

主席先生，南非当局置安理会决议和国际舆论而不顾，顽固坚持这种“联系”的立场，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进一步加强对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博塔政权一方面抓紧在纳米比亚扶植亲南非的势力，妄图绕过联合国搞“内部解决”。它拼凑的“部长委员会”和“国务委员会”先后垮台，1985年又成立了由“多党会议”参加的“过渡政府”，最近甚至扬言要制定“宪法草案”。另一方面，它还加紧镇压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仅派数万军队对付纳米比亚人民的反抗，

而且实行“征兵法”，恶毒地驱使纳米比亚人打纳米比亚人；它严禁人民群众集会、游行等活动，肆意监禁和杀害爱国志士，力图打击和削弱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的解放力量，扼杀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此同时，它还对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正义斗争的邻国，频繁发动武装入侵，不断进行政治破坏和经济讹诈。南非占领军经常以纳米比亚为跳板，袭击安哥拉，至今还占据安哥拉南部部分领土，并且粗暴干涉安哥拉的内政。

南非当局的上述罪恶行径充分暴露它对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毫无诚意，而是要继续长期非法的占领纳米比亚。

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延长和加深了纳米比亚人民在南非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下的深重苦难，破坏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对国际社会是一严重挑衅。安理会作为捍卫《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应该按《宪章》有关规定，对南非采取必要的惩罚性措施，以打击邪恶，伸张正义，维护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国际社会对博塔政权顽固坚持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肆无忌惮地破坏邻国稳定的罪行，感到无比愤慨。去年非统首脑会议，不结盟首脑会议以及第十四届联大特别会议和四十一届联大关于南部非洲的决议，都强烈要求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近年来，不少西方国家已开始对南非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制裁措施，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措施不力，缺乏协调一致，对南非未构成足够压力。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前线国家增加道义和物质方面的支援，另一方面要求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南非有影响的西方大国，对南非采取有效的制裁行动，以迫使博塔政权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有关南部非洲的决议。

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一道，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为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南部非洲国家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并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我们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下，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相互声援，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必将铲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赢得非洲大陆全部解放的最后胜利。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桌旁就座并发言。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的职务。我相信，在你尽心尽力和干练的指导下，安理会将能够采取决定性步骤，实现纳米比亚的自由与独立。

我还愿向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敬意，他干练和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

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应成为本组织今年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里，甚至在继续与南非保持关系的国家里，人们也更加意识到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和消除种族隔离的蛮横概念，不仅是保证南部非洲而且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纳米比亚问题不仅是一个非洲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全球问题，关系到成为国际关系基础的根本原则。这是一个自决与独立的问题，并非集团对抗和争夺势力范围的问题。在纳米比亚的外国统治和占领，和其他地方一样，是对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

对纳米比亚人民立即实现独立愿望的态度，也是对本组织一切成员所宣布的拥护在全世界实现人权态度的真正检验。

南斯拉夫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人所共知。南斯拉夫从我们在原则上支持一切人民与国家自决、独立和自由权利这一点出发，一贯赞成以联合国计划为基础，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然而，我们认为会议的目的不是在辩论中重复每个国家已知的立场，而是确定方法与手段，立即执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现有决定，主要是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

联合国当务之急是采取果断行动，以履行其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进程不能再予以拖延。安理会必须起到开始这一进程的主要作用，并且必须确保其决定得到执行。

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国际社会对实现和平与公正的解决办法的所有方面抱有一致的意见。鉴于就选举的比例代表制已达成一致，与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有关的最后未决问题已获解决。所有国家——除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之外——都继续支持联合国计划确定的纳米比亚的独立。然而对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口头支持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执行计划的坚定决心，作为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则需要有执行该计划的严格的时间表。

我们都清楚迄今阻挠解决该问题的原因。这一点已在秘书长报告中明确阐述，报告指出，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现已成为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道路上的唯一障碍。对于那些真心希望看到纳米比亚问题尽早解决的人，把该问题与外部的无关问题、诸如古巴军队在安哥拉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的捉法，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秘书长的报告又一次证明，南非并不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希望的，是继续对纳米比亚的殖民占领和统治。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增加了恐怖气氛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剥削，加剧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进行侵略和颠覆，意在动荡整个地区。

这正是安理会必须根据《宪章》对南非采取十分坚定立场的第二个原因。然而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却多次阐明愿意实现政治解决，准备参加旨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所有谈判和调解努力。因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表示愿意与南非签署一项停火协议并加以遵守。

这雄辩地证明了问题所在和是谁在阻挠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努力和谈判。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地采取行动，加强对南非的压力，迫使其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以便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对那些无视国际社会和本组织意愿的国家采取适当的措施。南斯拉夫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是迫使南非接受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唯一和平方式。

但是，那些仍然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维持关系并与其合作的国家现在应该已经明白，只有通过坚定一致的国际行动才有可能迫使南非当局放弃种族隔离和结束对纳米比亚的占领。解除同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联系和合作能够有力促进加强对南非施加全面国际压力。这还能够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明确表示，国际社会不仅在口头上，而且有决心一致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和消除种族隔离。我们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秘书长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安全理事会和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应充分支持他的调解努力。我们都应义不容辞地支持和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该理事会多年来发起了许多旨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获得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的活动。

南斯拉夫将继续尽一切可能支持旨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国际行动，随时准备为建立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做出贡献，以确保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

最后，我要引证去年在津巴布韦哈拉里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要求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特别呼吁。

“纳米比亚早应获得独立。继续拖延是不道德的。因此，我们向所有有诚意的男人、妇女们呼吁，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在任何情况下拖延纳米比亚独立。”
(S/18392)，英文本第156页)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我首先要感谢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参加安理会对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的审议。

只要国际社会未根除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只要指导合作的容忍和对话精神未能取代统治和恐怖政策，世界的未来就不会光明，联合国的作用就不会得到赏识，简言之，只要人民得不到和解，就很难实现和平。

如同种族隔离这个与其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样，纳米比亚问题是企图逆历史潮流维持已成为过去的殖民残余的最明显的例证。

这表明了主席你的职责的微妙。毫无疑问，在整个这一个月里，特别是在这次辩论中，贵国——保加利亚一向为维护尊严、自由与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的正义事业进行承诺，这将鼓舞着你。我们祝你成功。

我还要向第三世界的杰出代表，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敬意，我们塞内加尔人民十分尊敬他，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已经多年了。他上月明确、干练和有能力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应该得到我们的赞赏并向他表示敬意。

纳米比亚问题再次列入安理会议程。尽管是以召开小型大会形式讨论一项乍看起来紧迫性和严重性不太明显的项目，批评者常常出于模糊不清的动机很快会指责辩论发起者滥用安理会责任感。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出于恶毒的政治逻辑；很明显，这不利于联合国的活力和有效性，联合国从成立那天起就致力于推翻现代最为顽固不化的殖民堡垒。

自1946年以来，纳米比亚问题就一直在联合国议事日程上，在过去整个40年中，任何问题都未激起如此大的希望或动用如此大的能量。任何问题都未丧失如此多的机会或引起如此多的激情、沮丧和愤慨。

不管是大会一再发令，还是安全理事会的解决方案，还是许多国际会议的规劝和呼吁——在此无需赘述——南非仍然听而不闻，并继续顽固地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这一行径早被本机构宣布为是非法的。

如果各种不同国际机构做出的一切努力证明了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命运的显著关注和一惯不安，一再的失败和目前的僵局就表明那些对纳米比亚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缺少政治意愿，表明我们在迫使南非政权讲理而应采取的立场方面持有分歧意见。联合国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权20年后，安理会一致通过纳米比亚解决方案8年后，不能再允许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以顽固镇压人民解放运动和非法占领和剥削纳米比亚来无视本组织权威和国际社会的一致意愿。挑战是巨大的，我们越来越看得清楚，比勒陀利亚当局故意选择要远离国际社会朝着更大和协与团结方向发展的道路。

因此，事实是，根据其运用自如的拖延手法，南非一直蓄意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其做法是，第一，将这一非殖化的问题与毫不相干的东西方关系纠缠在一起；第二，试图将纳米比亚独立与安哥拉政府根据充分主权、按照双边协议与国际法、合法邀请来的古巴军队的撤出问题联系起来。

众所周知，联合国大会、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已断然反对将任何横生的枝节问题引入执行联合国计划的作法。

安理会在第539(1983)和566(1985)号决议中已明确表明，纳米比亚独立不能取决于第435(1978)号决议无关的问题的解决。

就其性质而言，纳米比亚问题根本上纯粹是非殖化问题，必须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的精神和平地加以解决。难道我们还需要回顾这一点吗？

尽管如此，南非政权并不满足于提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而且它完全知道建立所谓临时政府来管理纳米比亚是徒劳无益的，但却一直专横拔扈地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基地，对前线国家多次采取侵略与破坏稳定的行动，故意破坏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样，南非通过其兼并阴谋，继续竭尽全力，企图长期保持其种族主义和军事的统治，依靠一整套牵强附会的镇压性和压迫性法律，将令人发指的种族隔离制度扩大到纳米比亚领土，其所造成的爆炸性局势无疑地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正在践踏和破坏的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以及国际道义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最基本的原则。

大会在1966年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时，决定对纳米比亚领土的管理负起直接责任，直到其获得独立，由此使这一问题具有了特殊的国际性。

自这一决定——纳米比亚非殖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做出以来，纳米比亚人民一直在等待机会实现自己的合法愿望，加入自由与独立的民族之林。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合法的纳米比亚领土管理机构，我国有幸参加了这一机构——一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提请人们注意立即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谈判解决计划的迫切必要性。

联合国秘书长本人经安理会授权，对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负有具体使命。他在接触中遇到了南非顽固不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执行联合国计划的谈判功亏一篑。

事实上，国际社会曾多次发出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做出了持续努力。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对参加对话表现出了开放的态度和意愿。安理会也多次发出警告。但是，尽管如此，南非仍继续顽固拒绝在执行联合国谈判解决计划方面合作，仍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无视早在20年前——我们难道还要再说一遍吗？——就已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的联合国。

我要再次最强烈地毫不含糊地谴责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谴责其顽固地在该领土建立构成对人类犯罪的罪恶与残暴的种族隔离制度，以此维护种族主义的军事统治，谴责它把纳米比亚青年强行征入南非进行压迫与镇压的军队。

我国将不遗余力地参加任何可能在不歪曲的情况下无条件地加速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行动，以使饱经磨难的纳米比亚人民最终得以享受到不可剥夺的自决与独立权利。

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要求整个国际社会表现出更大的决心与意愿，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尤应如此。它们应增加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压力，迫使其按照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联合国计划，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塞内加尔认为，该计划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加拿大、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刚才所做的发言。他们表示将竭尽全力促使第435(1978)号决议得以执行，因为这些国家——我们还需重复吗？——曾尽了很大努力促使这一决议得以通过。我国也欢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代表刚才的发言。

南非政权肆无忌惮，不断践踏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正有计划地破坏自由与人类尊严的基本原则，蔑视大会与安理会的决议，否认其权威。面对着这样一个政权，国际社会必须借此机会采取具体措施，以便有可能迫使比勒陀利亚当局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在这方面，根据《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宪章》第七章，通过和执行全面和强制性的联合制裁是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傲慢与战争叫嚣唯一能作出的和平回答。

1986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纳米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上，在去年举行的特别联大上，去年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八届首脑会议上，今年一月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以及在1986年7月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会议上，国际社会不同的成员均发言表示赞成实施此类制裁。

关于制裁的话已经说了许多，包括认为制裁南非对黑人的伤害甚于白人。为了驳斥这种谬论，我们只需回顾迪乌夫总统阁下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身份在第41届大会的发言。他指出，在访问了前线国家之后，这些国家的首脑和南部非洲解放运动一致认识到，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不管将带来多大痛苦，都是结束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殖民地地位的唯一办法。

现在，安全理事会应当根据国际社会要求结束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对其资源的掠夺的一致意愿采取行动。

塞内加尔决心与所有相信自由、尊严、人类价值和人权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合作，致力于将使不怕牺牲的纳米比亚人民恢复独立和尊严的行动。

最后，我希望代表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在此庄严重申，我国支持和积极声援在英勇地进行合法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并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表示敬意，他为纳米比亚人民持续地提供合作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墨西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伦西亚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墨西哥欢呼保加利亚对联合国实现和平的努力和为纳米比亚迅速独立事业进行的工作所给予的巨大重视。

我也愿借此机会祝贺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担任安全理事会3月份主席期间所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同样感谢安理会成员让我们参加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墨西哥高度重视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

尽管我们开始讨论这一项目，联合国承担对纳米比亚的责任以来20年已经过去，这一问题的起源可追溯到联合国创始之初。但是我们至今还未取得彻底的解决。

为了找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和实现该国的立即独立，大家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但是，这些努力与纳米比亚人民在争取独立时遭受的苦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做了许多值得赞扬的工作。我们完全支持纳米比亚理事，并将一如既往地集中力量援助纳米比亚实现立即独立。

此外，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活动值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持续支持。

但是，我们可能要问，取得了多少成绩，在推动纳米比亚事业的路上我们走了多远？这方面的历史记录是不出色的，世界公众舆论要问，有时问得完全有道理，安全理事会为什么无力达成协议。但安全理事会极其重要，它再次面对历史的挑战。墨西哥在过去一些场合提出了不仅对南非实行经济和政治制裁，而且对该国实行武器和石油禁运的建议。我们反复谴责南非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和它坚持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决定和决议。

我们今天再次被迫来到安理会要求充分行使这一责任。目前，无条件解放纳米比亚人民是联合国的优先事项，因为南非的顽固不化和挑衅态度不断破坏联合国的信誉。

由于南非持续在本国和纳米比亚领土犯下的罪行，它再次成为国际社会注意的中心；安全理事会不能再次对要求迅速和明确地改变纳米比亚及其人民的处境的国际呼声听而不闻。

由于某些常任理事国的反复否决，安全理事会过去曾经瘫痪，没有对纳米比亚问题作出决定。如果安理会在那些场合决定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话，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本身就快要结束给他们带来巨大痛苦的这一长期斗争了。

安全理事会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我们要问它是否会再次失去机会。世界公众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强大，许多从前不愿采取大胆措施的国家现在也支持这一不能再不给予这种支持的事业。

去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了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大会又举行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两次会议谴责了南非在南部非洲的政策，都呼吁更密切的国际合作，防止该国继续维持其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压迫。

墨西哥一贯谴责削弱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立即独立的斗争的任何借口。立即和无条件地贯彻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墨西哥重申对这些决议的充分支持，认为贯彻这些决议是身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重任的安理会不能逃脱的责任。

因此，我国政府断然拒绝把执行上述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同任何其他问题，特别是古巴军队撤离安哥拉领土的问题相联系或挂勾的做法。

墨西哥也同各国一起拒绝对南非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执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决议的唯一途径。

南非并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因此需要采取非常的措施来解决。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束手无策以及某些国家不断给南非提供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支持，使得南非能够继续采取顽固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某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至今仍然阻挠着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实行。只要这些国家能够阻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种族隔离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就继续是联合国，特别是这些国家应负的责任。

纳米比亚的独立不能也不应该同无关的地理上的考虑相联系；它也不应该成为东西方冲突的场所。墨西哥的一贯立场是，非殖化的事业不承认任何先决条件。

我们承认，对南非政权进行有选择的自愿制裁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关切，说明各国越来越一致地支持纳米比亚的事业。但是，我国政府依然认为，对这个政权的制裁应该是全面的，强制性的。

而且，对纳米比亚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不应成为阻挠这一领土立即获得独立的障碍，任何坚持相反意见的经济企业都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坚决谴责。

保护纳米比亚资源也是联合国的一个主要责任，在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之前，联合国通过纳米比亚理事会对纳米比亚行使合法的行政管理权。墨西哥是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积极的成员，今天我们重申支持纳米比亚人的根本利益，保证继续努力，使理事会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责。

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应该得到联合国一致的支持和各国的积极声援。墨西哥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纳

米比亚人民的事业。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对我和我国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加巴少将。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巴先生（尼日利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主席先生，我首先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贵国保加利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一贯站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前线，为此，特别委员会和非洲国家将永远感谢你们。我们感到高兴，在安理会这一崇高机构讨论二十世纪最悲惨的问题的时候由你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相信，你的智慧和广博的外交经验将指导安理会在南部非洲悲剧的问题上作出英勇果敢的决定。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我的友好阿根廷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敬意，他和蔼、认真地主持了三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今年2月，在南非解放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安理会召开了会议；今天，安理会今年以来第二次开会讨论南部非洲十分严重的局势。随着南非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正义斗争的加剧，种族主义政权也日益加强诉诸暴力的手段，镇压人民对其种族隔离不人道的政策和措施的反抗。虽然南非在国内进行残暴镇压、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侵略和破坏非洲邻国的政策受到广泛的谴责，安全理事会却又一次由于两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不能采取恰当、果断的行动。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一次讨论议程项目有关南部非洲动荡不安的局势的发展。安理会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立即采取行动，履行自己的职责，重申自己的威望。

1948年，比勒陀利亚政权声称，国联组织的解散意味着解除了其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因而，南非自行决定占领纳米比亚。随后，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地侵吞纳米比亚的领土。根据这些发展，大会1966年10月

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取消和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在联合国采取这一行动之后，1967年纳米比亚理事会这一纳米比亚的合法行政管理当局根据大会1967年5月19日的第2248(S-V)号决议成立。

1969年3月，安全理事会宣布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要求种族主义政权立即从那里撤出它的行政当局，要求在南非代表纳米比亚采取行动时，国际社会对它实行外交和经济上的孤立。南非对这些措施完全置之不理。

20年以后的今天，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只是种族主义政权更加变本加厉地镇压纳米比亚人民，野蛮侵略独立的非洲邻国。因此，安理会再次面临一个空前的挑战：根据安理会恢复南部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作出迅速、恰当的反应，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纳米比亚的立即实行独立铺平道路。

联合国一直不断地关注着南非种族主义的政策和措施，这并不是偶然的。种族隔离极端的非人道和制度化的性质确实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的全面否定，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是一项反对人类的罪恶。

种族隔离制度是独特的，因为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伴随着国家恐怖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垄断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种族主义少数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当地大多数人实行镇压、剥削和剥夺权利。我们不应当欺骗自己：纳米比亚问题的根源正是安全理事会彻底谴责的种族隔离哲学和措施。因此，纳米比亚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触及种族隔离的核心问题。

在这个会议厅里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通过施加压力和道义上的劝说来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四十年来，联合国道义劝说行动的失败迫使我们要求实行制裁，甚至安全理事会已经分别在原则上同意制裁，实际上某些会员国已经在采取制裁措施了。然而，我们非常遗憾地注意到某些会员国不愿意通过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来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这些政府认为，制裁的办法行不通，只会危害南部非洲的黑人大多数和邻近国家。我们甚至读到这样的报导：美国国会采取的可嘉的制裁措施并没有实现其目标。而且，我们还听到反对制裁的一种新的论调说什么，一旦实行制裁，并且在达到其目的之后，安理会的成员将否解除制裁。因此，为了预防这种所想象的行动，在安全理事会上一次会议讨论南非问题时，一项要求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决议未能获得通过。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论调。

我不无痛心他指出，联合国的某些主要的会员国继续向南非输出武器，违背了1977年安全理事会作出的武器禁运的决定。根据最近发表的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以色列、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据称不是输出，就是纵容输出武器给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两个月之前报界披露，西德一家公司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默许之下，把潜水艇图纸卖给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世界运动的主任在安理会根据第421(1977)号决议设立的有关这一问题上的委员会上作了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多次同西德政府交涉，要求惩罚涉及此案的公司。西德政府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严肃处理这家公司，而是决定把此案仅当作一个行政问题来处理。此外，西德国家航空公司(Lufthansa)直接对抗美国国会的制裁行动，同南非当局进行积极合作，以此来对抗南非航空公司的飞机不准进入美国的禁令。现在我们知道，南非航空公司大大地增加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而西德航空公司则相应增加飞往美国的航班。这些行动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美国支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继续在道义上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公然侵略安哥拉共和国。我们不应当忘记，正是1975年秋南非入侵安哥拉，企求在卢安达把叛徒萨文比和安盟暴徒扶植上台，才促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向其视为友好的国家寻求援助。人们可以看到，提出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来拖延纳米比亚这些年来的自由，这对美国在纳米比亚的利益并不造成威胁。某些西方国家采取推诿的立场反对纳米比亚的自由，它所产生的作用就是支持南非的种族主义和侵略的政策。在西方国家默许的鼓舞下，种族主义政权公然无视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不仅强行建立一个傀儡政府，而且目前还在扩大这个伪政权，为单面“宣布独立”作准备，企图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民族独立和自决。

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由于种族主义政权坚持顽固立场拒不遵守国际法，由于这个政权对独立邻国进行侵略和破坏的行径，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局势持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呼吁所有国家停止同南非的合作，以免怂恿南非继续奉行其罪恶的方针。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立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并且呼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和英国根据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以及二十年来的种种证据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所有那些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制裁是迫使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最有效的和平途径。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借此机会赞扬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在各自的解放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镇压和压迫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特别委员会重申支持他们争取自决和解放的斗争，以及他们以各种方式，包括武装斗争寻求自己的崇高愿望的权利。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要求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建立不分种族的统一民主社会，让所有人民不分种族、肤色和民族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要求进一步证明他们

斗争的普遍和崇高的目标。

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它带来了挑战和机会：这是一场争取自由、让正义在南部非洲得以树立的挑战，这是一次防止种族灾难、建立种族和睦的机会。不要让人们说，我们让狭隘的眼前利益阻碍自己迎接这场挑战，把住这次机会。让我们在这里作出一致的决定，对可耻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让我们都决心坚持实行制裁，让我们都保证和履行我们的承诺，立即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的统治。

主席：我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苏丹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恩先生（苏丹）：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祝贺。我完全相信，你的外交才能使你完全有资格以明智而娴熟地主持这些会议。同样，我不能不向你的同事阿根廷常驻代表表示特别的赞赏。因为他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审议，并在履行这一使命中表示出了英明的领导才能。

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个会议厅里召开过许多次有关的会议。现在，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领土问题。这一事业的明显特征是呼吁给予一国人民独立和自决权，因为尽管一些国际论坛和国际及区域组织通过了无数决议，该国人民仍然在长年累月地为反对种族主义殖民统治而斗争。

追根寻底，这一事业的正义性乃是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象曾经听凭外来统治摆布的任何其他人民一样，纳米比亚人民必须行使这种权利——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根据国际文件和准则规定的原则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权利。所有珍视自由、正义、平等的人民都呼吁适用这些原则。

因此，我国代表团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允许任何方面阻挠实现这些合法权利，当然，除非那一方面不坚持建筑在公正、平等和多数统治基础之上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显然整个国际社会承认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这些合法权利，虽然国际社会完全承认大会1966年10月27日第2145(XXI)号决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国际论坛通过的其他决议表达的该国人民立即获得独立的权利，但我们发现，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无视本国际组织及其决议，该政权继续使用拖延伎俩；它援引的论点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那么充其量也是假的和不堪一击的。

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在教育、卫生和社会安全等领域内对纳米比亚的非洲人和其他公民推行种族分离，或者说种族隔离政策。该政权继续逮捕和暗杀该领土内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犯下侵犯人权的行径。它还剥夺了所有公民的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这一种族主义国家蔑视国际社会和区域组织通过的决议，试图制造不稳定的因素。它一再侵略非洲前线国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为了破坏这些国家的安全和它们的发展计划。

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它拒绝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它推行完全遭到国际公众舆论反对的政策。如果本国际组织中的某些成员国不向该政权提供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该政权根本不可能这样行事。这种支持和援助采取各种形式，遍及军事、经济和贸易等领域。

我国对比勒陀利亚政府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勾结深表遗憾。特别是，在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历史一直倡导人民自决权、多数统治和人类必须在和平中生活等原则。

我们认为，这种支持和援助是南非的生命线。正是这条生命线使得南非政府得以蔑视呼吁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国际意愿。这条生命线是阻挠着该领土享有合法的自决权的主权障碍。

在这一方面，据统计，四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占有所有向南非出口商品的百分之四十三，同时吸收了南非出口商品的百分之三十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外贸占该种族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三以上。

更为危险的是，最近证实——实际上以色列国也承认，以色列与种族主义少数政府在军事领域内的勾结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这种勾结基本上是旨在压迫南非内部和非洲邻国内的非洲人民。

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充分赞赏西方世界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以及认为纳米比亚人民享有权利——特别是打破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统治枷锁的权利的普遍觉醒。因此，苏丹在此向由美国国会代表的美国人民致敬，因为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对南非实行部分制裁，尽管该决议中有许多明显的漏洞。此外，最近，美国国务卿咨询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和美国国务院有关某些国家与南非进行军事合作的报告的内容中出现了积极的现象，我们对此也充分表示赞赏。

处于这种理由，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具有特殊的责任，应该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新的、更为积极的态度，执行大会和安理会分别于1966和1978年通过的两项决议。我们相信，可以通过执行《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强制性全面制裁来做到这一点。

我们呼吁本组织所有成员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我们认为，那些现在向南非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提出的所有论点都是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的。

首先，它们呼吁不要实行制裁，以使黑人免遭苦难，就是毫无根据的。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自种族主义占领开始以来一直在受苦受难，被剥夺了合法的权利。此外，该地区的国家现在正在经历动荡，而这种动荡首先是南非造成的。

第二，所谓实行制裁只会拖延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扩大暴力和恐怖主义恶性循环的论点是拖延战术。产生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种族主义压迫。结束这种压迫就意味着结束暴力，为和平开辟道路。

第三，因为古巴军队驻在安哥拉而迟迟不让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两个问题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前者是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问题，而后者是外国部队驻在另一个完全独立和主权的国家的问题。古巴部队是应一个独立政府的请求和邀请驻在安哥拉的。他们是在种族主义者占领纳米比亚许多年之后才去安哥拉的。这种借口等于是比勒陀利亚对西方国家进行讹诈。特别是由于这个种族主义国家未能为赖在纳米比亚领土不走提出任何可以接受的符合逻辑

的理由，所以它正在祭起反对东方的国际斗争和共产主义漫延的幽灵。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的要求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决议太多了。我们认为，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独立直接取决于国际意志的力量和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以迫使它听取国际公众舆论并汇入20世纪人类文明主流的能力。

主席：我感谢苏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首先请允许我衷心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发言，并参加审议国际社会仍然严重关切的问题，即纳米比亚问题。还请允许我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祝贺。我们深信，在审议这一重大问题时，安全理事会将受益于你的英明指导和娴熟的领导。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表示衷心感谢，他杰出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并成功地引导安理会进行了审议。

大约两年前，我国代表团曾参加过类似的辩论，但是人们痛心地记得，当时未能说服安全理事会采取共同的立场，因而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又一次机会。在这二年中，我们看到纳米比亚局势，乃至整个南部非洲局势不断恶化，在那里，被压迫黑人遭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统治的侮辱，并在殖民枷锁的沉重压迫下痛苦地生活。南非顽固不化地在纳米比亚剥夺人权并且不思悔改地侵犯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权利，这种作法与其侵略和颠覆邻近的前线国家的政策相得益彰。这种政策导致紧张和冲突加剧，并进一步推迟了谈判解决。

秘书长在1987年3月31日的报告中详尽阐述他为实施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秘书长的行动得到我们的衷心支持。南非继续顽固地将在纳米比亚实现谈判解决的问题同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推迟纳米比亚独立日期的又一个借口。我们最好还是回顾一下秘书长今年1月9日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上的讲话。他当时强调指出,必须使南非认识到,继续反对该领土人民公正合法的愿望必然严重损害南非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纳米比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并不是由这一问题的性质所造成的。拖延的原因是,南非政权玩弄花招,将东西方对抗塞进这一问题。种族主义政权违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再表达的国际社会的愿望,坚持不让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权利。比勒陀利亚并没有对在国内推行镇压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后果感到内疚,它接着恬不知耻地将同样的政策强加给纳米比亚,全然不顾历史的复仇女神要给它的惩罚。

21年前,联合国勇敢地坚持国际社会的意志,取消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对该领土承担了直接责任。次年,联合国成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合法的行政管理当局,希望理事会将得到所有对话参加者的合作,以便进行有目的的对话,最终使纳米比亚人民得以行使自决权利和实现盼望已久的独立。自那时以来的事态发展使得这些希望落了空。南非寻找一个又一个借口,企图通过诸如实行军事管制法,宵禁令以及动用10万南非部队恐吓人民等野蛮措施来维持对纳米比亚的控制。除此之外,南非用刺刀扶植了一个过渡政府,并准备单方面宣布独立。它还正在采取步骤吞并在南非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沃尔维斯湾,公然侵犯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在纳米比亚境内,人民继续遭受无法容忍的屈辱。酷刑、枪杀和恐怖猖獗,但纳米比亚人民的精神和自由意志仍然没有动摇。值得称赞的是,尽管遭受痛苦和蹂躏,但纳米比亚人民及其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抱着耐心和克制的态度勇敢地

探索一切机会，以求和平谈判解决。

1985年11月就选举制达成协议以后，与联合国计划有关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全部获得解决。去年2月，努乔马主席曾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开始与南非接触，以促成停火和毫不拖延地全面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南非就出于条件反射，提出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这一不相干的问题，遭到秘书长的断然拒绝。秘书长在1987年3月31日的报告中说：

“这个可追溯到1982年的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现在是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唯一障碍。我不承认联系解决这一先决条件的合法性，我也不能接受这一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S/18767, 第32段)。

我们在此开会，并不是满足于对一个已经过无休无止的辩论的问题进行辩论，也不只是就一个已经交换过不知多少次意见的问题交换一下意见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在此开会是为了确保安理会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并防止这一局势进一步恶化。人们期望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迫使南非服从国际社会的愿望。

应联合国大会第十四次特别会议的要求以及哈拉雷第八次不结盟首脑会议敦促联合国重新审议继续在纳米比亚存在的无法容忍和无法接受的局势的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其方式是通过会上的决议草案，草案的内容就是要求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时，完全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与概念，遵守本组织的声明、宣言和决议，包括安理会本身的决议。

决议草案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呼吁所有国家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有效地支持执行这一决议草案和安理会其他与纳米比亚有关的决议。它还要求各专门机构保证这项决议草案和所有其他安理会与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得到有效执行。

我们真诚希望，在就安理会面前的载于第 S/18785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安理会成员将仅根据其对纳米比亚人民自由事业的拥护一致加以通过。

巴基斯坦一贯主张实行全面制裁，以保证南部非洲的和平变革，并建议确定纳米比亚独立的最后期限。巴基斯坦向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致敬，并仍将坚定地支持他们的自决权利。努乔马主席指导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勇气、智慧和耐心，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敬意。

我们极为高兴的看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外事秘书古里拉卜先生坐在我们中间，他在安理会的发言是极富启发性的。我国代表团愿请求他向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转达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其争取自决与独立的正义斗争给予忠贞和坚定的支持。

主席：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讲的友好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桌旁就座并发言。

戴斯古卜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你在作安理会主席任期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在本论坛长期和频繁进行辩论的并非使之无话可谈或轻松的问题。你优秀的个人品质和丰富的外交经验是我们人所共知的。我们期待着你指导安理会解决问

题所进行的努力。我愿对你让我有机会今晚在此发言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我还愿向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阁下表示致意，他领导了上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愿就秘书长3月31日在第S/18767号文件中提交的报告向其本人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秘书长同我们一样细致和有目的地努力通过与有关各方的谈判使安理会第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能够得到执行。我们理解秘书长的遗憾心情，即南非就纳米比亚问题提出的建议违背安理会的有关决定，而现在处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道路上的唯一障碍，却成为由那些直接有关的方面在其主权范围内采取行动解决的单独问题。

我还愿提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重要工作，它今年将纪念其作为对该领土的合法管理机构直至其独立而成立二十周年。在我的朋友和同事赞比亚的朱泽大使主持下，理事会及其秘书处尽了一切努力来唤起世界良知，使纳米比亚人民体面和自豪地实现其自由的权利和独立。

联合国建立时的决心就是使后代免遭战祸。但侵略、残暴和冲突却在纳米比亚继续。其被占领的领土被当做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的基地。安理会能够对此无动于衷吗？

联合国成立时的决心是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在纳米比亚，一个根据肤色建立的社会得以永久化，而对被奴役的人民却提出了虚假的承诺，以使他们长期被束缚。安理会能够对此视而不见吗？

联合国成立时的决心还是创造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本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却继续嘲弄和破坏其根据对《宪章》的义务应予奉行的人类尊严的每一条要旨。安理会能够对此置若罔闻吗？

联合国成立时的决心就是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当一个国家执意消耗另外一国的资源和经济、使该国人民及其未来贫困化并摧残民生的价值时，安理会岂能如此无所做为吗？

我们本来很久以前就清楚地目睹了这些状况。 1946年11月，陆军元帅斯马茨在大会第四委员会说到：

“西南非洲与南非联邦的一体化，将主要是对一个业已存在的统一的正式承认。 欧洲人的愿望通过正常的民主渠道得到表达。 当地居民的愿望以同样民主但却是不同的形式得到表现，这是指他们的不同的部落组织和习俗方面。”

斯马茨的这一不可一世的谬论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但他却受到了当时来自一个已经与南非断绝贸易关系并刚刚建立民族政府准备实现其独立的国家代表团的挑战。 印度一贯认为，只有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被完全孤立，国际社会的意愿才能实现。 全面强制性制裁就是这种孤立的手段。 我们希望，安理会本次会议将以有效决议的形式采取充分的行动。

自从上次在这里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到现在已过了16个月。 那一次我们未能通过一项决议。 在那之前5个月，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 请允许我回顾一下该决议的第13执行段，这一段是在安理会成员中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形成的，印度也是成员之一，该段符合安理会中不结盟成员所希望的使比勒陀利亚清楚我们观点的一致协商意见精神。 安理会当时强烈警告南非，如不与安理会和秘书长全面合作而执行第566(1985)号决议，将迫使安理会立即开会，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而采取适当措施。 第566(1985)号决议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立即放弃在纳米比亚扶植所谓临时政府的非法和单方面的行动。 然而南非却未这样做。 安理会授权自己召开会议，审议它警告南非它将考虑采取的措施。 本次会议召开已为时不早。 下面就要看第566(1985)号决议被认为广泛代表的诚意有多么真诚。

4月1日，所谓临时政府建立了其自己的国家情报机构。傀儡政权已宣布建立国际合作与发展部和安全部。国际决议和纳米比亚人民都否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一年前，领土上的一些政党、宗教领袖和其它公共组织发表了《Ai Gam宣言》，拒绝接受所谓过渡政府，认为它不是选举产生和无权的，并且是在纳米比亚国土上占领者的野蛮武力支持下掌权的。该政府内的国民党成员威胁说，如果今年执行任何使纳米比亚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他们就要到法庭去起诉；这表明了所谓政府内的混乱。

即使是傀儡政权在温得和克挣扎着生存，据报道，南非今年早些时候已决定在开普省内的沃尔维斯湾建立一个区域服务理事会，定于7月开始工作。比勒陀利亚肢解纳米比亚的计划在继续。

报道不仅证实了在纳米比亚的占领当局的野蛮，而且还证实了其对人的生命的冷酷无情。纳米比亚妇女之声具体指责说，纳米比亚所有育龄黑人妇女都接受注射一种特别的避孕物质；医学报告表明，这种物质导致婴儿长肝瘤和脑瘤。研究报告显示，这种药物还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致癌。纳米比亚妇女之声指出，在为白人妇女专用的医院中不使用此种药物。这被描述为扼杀和阻止非洲人口增长的无声战争，被描述为种族灭绝。

我们还在纳米比亚报上看到有关南非在纳米比亚使用禁止蝗虫毒药的报道，已经向主要肉生产中心洒了4吨这样的毒药，污染了农产品。

无数的文件和证词中都反映了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几个月前，纳米比亚父母委员会在给自诩的司法部长的一封信中指责道：

“我们认为警察和挑衅者的行动是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基本权利。在过去一百年里，纳米比亚的生活地位没有一点改变。”

请允许我以不是来自纳米比亚组织，而是来自南非刊物的分析来证实这一事实。《金融邮报》写道：

“对大多数纳米比亚黑人来说，生活仍是为生存而奋斗。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城市地区的劳动力失业率为百分之五十，就业中的百分之六十的收入远低于贫困线。

“学校拥挤不堪，住房短缺严重。医疗设施不足，北方大半人口由于战争而流离失所，那里正常的社会生活由于从黄昏到黎明的宵禁而受破坏。

“南非1985年6月扶植起来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从其产生那天起就显然缺乏政治合法性。组成过渡政府的6个党派在解决国家危机的任何政策上都达不成一致意见。”

但这些事实并不是骤然间明朗起来。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自从本国际组织成立之初，这些事实就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我们长时期以来一直想要以悄悄的外交来取代协调的一致行动。私下的保证弥补不了公开的无所作为。有一个不足凭信的故事说，一家公司继续向南非输出交通灯，还自认为是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什么信号。安全理事会不能让自己处于这种类似的无效、无能和犹豫不决的地位。

人们如此多次表示关注，都产生如此少的效果，这是少见的。人们谈论筹备一个国家的独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决心完全赶得上其它许多今天已经获得自由、已经明智和成熟地享有自由，并且不由外国宽限筹备时间的那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决心。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指出，帝国主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领导下要铲除这一症结，必要时不惜流血牺牲。安理会则可以通过核准一纸公文达到这一目的。

英迪拉·甘地总理曾经回忆过，1941年从英国返回印度时，她所乘的船是如何改道，驶往德班的。在她逗留的那一周里，斯马茨将军说出了他那句说明问题的话，即：人的肤色是他的通行证。我们给予斯马茨和他的继承人的活动余地又给予南非另一通行证：进行侵略的通行证、占领的通行证、掠夺的通行证和进入本机构的通行证；这就暴露出言行之间和主客观之间的差距。安理会通过了第

435(1978)号决议；人们不能认为它又反对其原则。

我们的秘书长一再告诫我们，同第435(1978)号决议有关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适当的。安理会有责任确保不让同第435(1978)号决议无关的问题阻挠该决议的执行，确保那些自称致力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回避自己的承诺。确保国际社会以20世纪的亡命之徒能够理解的语言说话；难道安理会现在要逃避其职责吗？

亡命之徒的企望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们企图不需要从字里行间去细琢磨，因为企图本身已十分险恶，并带有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早已熟悉而安理会还未决心直接对待的傲慢和憎恨的色彩。很明显，南非想要其在纳米比亚的傀儡设法单方面宣布独立。这将是非法和得不到大众支持的宣布，是在比勒陀利亚直接监护下的宣布和违背世界良知和违背该良知寄存处——联合国的单方面宣布独立。

安哥拉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中重申他们愿意同比勒陀利亚进行直接谈判。为什么不接受这一主动行动呢？是因为比勒陀利亚说的任何话都经不住详细讨论的检查呢？还是因为比勒陀利亚从历史中知道，一个国内可以废除的政权只有证明它对国外某些人是不可缺少时才能生存呢？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事书记的发言使我们听到纳米比亚人民雄辩的声音。我们必须听取这一声音，正是我们象《宪章》提醒我们的那样，决心行使克制，相互在和平中睦邻相处，团结起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由于时间已晚，我想现在宣布休会。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定于明天1987年4月8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举行。

下午6点30分散会。